

三十三又三分之一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三十三又三分之一

阿罗悦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东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十三又三分之一 / 阿罗悦著. — 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2006.8

ISBN 7-80186-564-2

I. 三... II. 阿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81413 号

三十三又三分之一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 刷: 上海建工印刷厂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00 千

印 张: 8.75

版 次: 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7-80186-564-2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内容提要

一个寻求爱情而屡屡被爱情伤害的女子，爱一个人被伤害一次，美丽而风情宜人的尚书诺遭遇激情而又在激情中迷失，一首流行歌曲就是她新的痛。而亲密女伴曾莞雨遭受骗局和强奸多重打击之后，爱上的男友竟然是她的至爱！三个男人，两个美女，演绎的爱情故事悲情动人，散发着凄美的意蕴。纯情战胜淫乱，真爱超越死亡。

年轻时尚的阿罗悦，以非“奥造族”的姿态，叙说这一代的爱与痛，情与欲，生与死，缠绵决绝，悱恻迷情。

离开你，我像一个逃兵，无处可去，也无路可退，脆弱的泪，总在提醒自己，失败的滋味，让自己好累！我的明天，该怎么来安排，我是不是应该把心藏起来！爱要有你才完美，我却无力再挽回，爱只剩下一团灰，曾经燃烧得很美……

——《爱要有你才完美》

“我没有睡，我想清醒地多抱你一会儿。”

男人的声音在耳边微微漾开，抵达心里时却有点泛酸。尚书诺睁开双眸，张开口又合上，望着面前的男人，想说点什么的，很多情愫都需要表达，但一时又找不到话开头，也似乎是懒得再说重复的话，曾经说得太多，连自己都累了。现在，她突然想卸下伪装，抛开可悲的坚强，好好休息一会儿。但当眼睛合上的刹那，贯穿大脑两侧的扯痛很快又让她放弃了这个念头，她知道又在自欺欺人了，她知道自己根本是睡不着的，就好像从昨晚到现在，在这个男人怀里保持同一睡姿七个小时也未入眠。像现在的状况，就算再给几十个小时，也只会多一番黯然神伤。

尚书诺把身子往上拎了拎，欲坐起来，却被身边的男人再度用身体罩住。她没有说话，用手示意性的在他肩膀停留住。男人轻轻叹了口气，收回身子。

她起身到了浴间。水温太冷了，想再调热一点，但那一刻发现自己连伸手的力气都没有了，身体和自己在剧烈地对抗着。在决定伸与不伸之间，她竟然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直到身上那些凸起的小疙瘩让她连打了几个寒颤。

她连忙把身子从水柱中抽离，抓起浴巾把自己裹了个严严实实。她突然想留一点温度给自己，就想一点点！

跨进卧室，床上的男人还躺着，她走过去望了望，爬上床从

他的枕头下抽扯出自己的内衣。

“好了？”

“嗯！”她双膝跪坐着穿文胸，穿上后又把它从身体上拿开。伸出右掌按了按左胸。

“又疼了吗？”身下的男人拉开她的手，把手轻贴在她的胸部，轻轻的按摩，望着那只在自己乳房上的手，尚书诺心里不禁有了点怨恨。她拨开他的手，转身穿上衣服。

“我没事，真的！”她不想让自己在他面前再失控，她不想在这种状况下流眼泪。床的一边骤然一动，她咬了咬唇。这次，她没有看着他起床；这次，他没有在离床前落吻；这次，她转过身他已不在；这次，他没有穿拖鞋；这次，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。

浴室里的水声传进她的耳朵，好像那水声从来就没有断过。他应该先让水珠滑过他的背部，可以不湿一缕头发。是的！她可以想象出这个男人的身体。洛森，这个男人，已经主导了她生活五个年头了，两千多个日子，他改变了自己什么？

洛森走出浴室的时候，看见她身上的一袭白裙。不禁笑了笑。这一笑对他来说是一种释怀，他确定那条白裙是自己出差带回来的。而这一笑对尚书诺来说，更多意味着彼此感激与感恩的交融。

她躺在沙发里，静静地看着眼前的男人在为自己重新收拾着行李，听着他已不知说了多少遍的话，感受自己那颗永远不安宁的心再次颤动。

洛森盖上行李箱，尚书诺随即站了起来，她淡淡地说：“走吧！”洛森望着她说：“不再多待一会吗？”她没有回话，低着头站在他的面前。她知道，她永远不会允许自己在这个男人面前说一个“不”字，至少她懂得在他面前极力克制自己的不安情绪。洛森搂过她，在她嘴角落下了一个很长很长的轻吻，这个吻湿透了我的心。尚书诺张开手抱紧了面前的男人，自始至终没有开口。

洛森拍了拍她的后背，此时此刻，他突然希望看到她冷漠的样子，而不是这个拥抱的深情。或许这样，他的心里也才会好受点。

出门的时候，她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，这家宾馆是他们最初的安处，那又是多久前的事情？

车在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。此时，尚书诺却是希望车轮能够比自己的心再疲惫几分的。

“洛森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还记得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吗？”

“1999年5月22号。”

当这组数字从他嘴里吐出，扩散到她的耳际，再传到她心里的时候，尚书诺分明感到心脏剧烈地跳动了，有一种久违的震撼，感动！

“那时……”她微笑着说：“还记得我那时的模样吗？”

“白色T恤，牛仔背带裤，直发。”

尚书诺感觉有一股伤感开始在周围蔓延。她不想这样的，可是，她想问，她需要找一些可以自我安慰的话题来。话题？就算是吧！

“那时候头发有现在这么长吗？”

“没有，到肩膀！”

“是吗？”她用手指轻轻挑起胸前的一缕头发，慢慢牵至眼前，又稍稍往外拉了拉，在手指上绕了绕：“下次陪我去把头发染黑吧！”

“嗯！”

那缕头发随着洛森的应声一下子从手指上弹散开了来，尚书诺连忙把头转向窗外，紧紧闭上了眼睛。下次？这个下次不知要等多久，这个下次还会存在吗？

再次的沉默。联系着车内的两个人，直到车子缓缓停住。尚书诺睁开眼，紧紧皱了皱眉，而后伸出了手。洛森在她触摸到车

门时一把把她抱了回来，搂在怀里，在她还没来得及落泪时就用吻封住了她的唇，随即而来的淡淡咸味让她情不自禁地轻颤起身子。洛森疯狂地吻着怀里的女人。他知道，这个世上，只有这个女人才会懂他，才会明白体会到他的爱，他对生活的表白……他的这一吻，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情感，所有的愧疚！五年了，这个女人在他心里盘踞了五年。最终，他还是亲手放走了她。怀里女人的一颗眼泪滑落在他的手上，那短短的一刻，他有一种留住她的冲动，但很快又退缩了！

“洛森！”尚书诺把头倾向面前男人的肩膀，她很想告诉他她不愿走，很想告诉他没有他的日子她无法正常生活。没有他，或许呼吸就成了一种奢侈，可是她最终没有说出来。她为自己的这些想法而自怜，她悲哀地想保住最后一点所谓的尊严，这一点尊严至少也能让眼前的男人今后的生活能轻松一点。

她放弃了说“爱你”，他放弃了说“以后”……他们拥抱着对方，静静地流泪，静静地颓废！此时此刻，只能这样表达着不舍。

车内静得都让人不敢再去多想些什么，尚书诺用力打开了车门，她回头望着身后的洛森，还是笑了笑，她知道他是希望看到这一笑的。

“毕竟不是永别！”

“当然！”

洛森望着面前的女人，再次百感交集，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很痛。他为这个女人，而心痛，而想落泪。他害怕这种感觉，他真的害怕！

“洛森！”

“亲爱的！”

尚书诺看着他的脸，在他的脸上，在他的焦虑眼眸中看到了爱。应该满足了，不是吗？

“你放心，莞雨还在那边。”她继续保持着刚才的笑容，他的

这一句“亲爱的”曾经甜蜜过她，感动过她，安慰过她，震撼过她，这一次，也没有例外。

洛森盯着她，轻轻舒了口气，是啊，曾莞雨！那个城市还有这么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随着尚书诺也在他心里停了下来，她会照顾好她的，他相信这一点！

心里空荡荡的，尚书诺脑海里却还在不停地搜索着什么，稍一定神才发觉自己已经离开了那个让自己爱恨交织的城市。走出空港，人群中一抹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，她彻底惊醒了。尚书诺知道，真的要开始新的生活了。

“书诺！”

“莞雨！”

泪水再次模糊双眼，两个女人紧紧拥抱在一起，流下了积蓄已久的委屈和凄楚……

车厢内，尚书诺望着身边开车的女人，时空的交错让她突然有点失衡的眩晕感，太多的感慨也一并涌出。而曾莞雨，也同样感受着一种久违的安全感，身边这个和自己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人，总能给她安宁，只要她在自己的身边，不管以什么状态。

两个女人从下车后就一直说着话，从客厅说到厨房，说到阳台，说到夜深，再在那偌大的床上迫不及待地倾吐着各自的心声……

在那座城市，在那座最高写字楼的中层，在那间豪华的办公室里，墙壁上有幅漂亮的山水画，在画的后面有扇暗门，能打开它的只有他——这间屋子的主人。那间暗房，是他和情人，就是我——尚书诺约会的地方。

他是一个很容易让女人来感觉的男人，身上散发着一股特殊的味道，诱惑的味道，不管我在做什么，只要他召唤，我就会不顾一切地到他身边。

他是一个让女人热情燃烧的男人。他的手、他的唇都充满了魔力。我的肌肤、我的身体似乎与生俱来就是为他准备的干柴一样，办公桌，沙发，窗台，地板墙角……每一寸空间都洋溢着我们的激情。我渴望他的填充，他迷恋我的声音。然而，只有在那间暗房，那张蓝色小床上，他才会彻底地要我。

我整理资料的时候，他打电话让我过去。他说：“宝贝，我想要你。”我的人在他的这句话里开始潮湿融化……

他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显得疯狂。他让我不满了，因为他撕碎了我的内裤。我兴趣索然，甚至有点冷淡。暗房的门突然响了，我们一下停止了所有的动作，怔怔地看着对方，我们惊讶会有人发现这里。

他红红的眼盯着我，紧贴我身体的欲望让我明白他不甘心就这么中断，但很快他的目光被一层蓝色的雾状物体覆盖。他说：“宝贝，我去看看。”他起身了，很快打开门走了出去，可我分明看见他开了两道锁，心里一下就慌了，他什么时候多加了道锁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

随着再次开门的声音，屋子里的我已经穿戴整齐，背对着站在床前。他的声音从后背响起，他说：“宝贝，我老婆来了，你们认识一下！”他的语调很轻松，却让我搞不懂状况。我极力克制着内心强烈的不安，想转身和她打个招呼。我想，我要和她一样冷静。可是，就在我准备转身的时候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我转不了身，我控制不了屋子里的女人，那个女人是我吗？如果是我，我为什么控制不了她，如果不是我，我在哪？那她又是谁？

……

清晨我穿上红色的连衣裙在公园里散步。手机响了，是一个1370开头的陌生号码，我没有说话的欲望。这个号码接着又发一个消息过来。

做个朋友好吗？

不必！

你就这么肯定？

是！

你会后悔。

我从不喜欢与陌生人接触。

你把你现在待的地方告诉我。

我笑了笑，本不想再回，但在转身的时候看到了身边有一座锈迹斑斑的铁塔，有点泛红，它让我不知不觉地感伤起来，手指也鬼使神差地伸向了手机，我说我在一座铁塔旁边。

.....

明明记得还在自己卧室里睡觉的，可醒过来，却躺在了他的怀里，他一把抱起我，向暗门走去。

那幅山水画的颜色似乎变了，好像变浅了，又好像深了，它在我面前忽明忽暗，搅得我头好痛。陈明在门前把我放下，他指着墙缝说：“宝贝，门被人动过了，你在外面等我，我先进去看看。”他进去了，我站在那幅画前顿觉一股寒气袭身，我不禁倒退了几步，不敢再看。

他终于推开门出来了，他的面部看起来很僵硬，有一层冷霜覆盖在上面，我吓了一大跳，没有扑向他，反而往后退了退。

他的唇落在了我的脸上，没有一点温度，冷冷的，一直寒到我心里。他抓起我的手，说：“宝贝，出事了！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他摇了摇头说：“手机不见了，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。”我伸手摸了摸他冰冰凉的脸，微笑着说：“没有就没有了，不就一个手机吗？又不是大事！”他望着我，他的眼神很怪，就像一条幽深的隧道，深不可测！我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坠落的画面，伴随着一声声凄惨的叫声.....

他突然狠狠甩开我的手，我想给他一个微笑，说：“不就一个手机嘛，何必弄得这么紧张？！”他伸出一个手指在我眼前晃了

晃，又往下指了指，我的视线随着他的手指下移，在我的口袋里竟躺着他的手机，那时那刻，那只红色的物体让我惊恐地疯狂大叫。

他甩门而去，不理睬我的任何解释，我抬起头，望向那扇通向暗室的门。

我一身冷汗，脚步轻颤，短短距离却像没有尽头一样，慢慢的，我的双腿似乎开始脱离我的身体，哦！不，他们开始与我的思维脱轨，因为我不想进去了，我怕了！而它们仍在前进着。

床上躺着一个女人，一丝不挂。她的肌肤是那么细腻白净，身体曲线是那么诱人，微笑是那么恬静。只是，她死了！一颗子弹贯穿她的头颅，鲜血滑过她的两颊，在她的嘴角停住。我动也动不了，站在床边望着身下的女人，流下了眼泪。这个女人不是我嘛？我怎么死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？我好伤心地捂着脸哭着，哭着哭着，我的手按在了脸上，不是的！不是！我还站在这儿，我还活着，活着！我还有呼吸的，我还能感觉到的，我欣喜地叹了口气。那么，床上的女人不是我又是谁？她为什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？我俯下身子，仔细地看女人的脸，那张脸在我的注视下开始有了些许的变化，是莞雨！天啊！我整个人一下失去了知觉。

我醒来的时候身处一个小小的房间，旁边坐着两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，他们在笑谈着，房子虽小，可我却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，他们似乎也看不到我的存在。我起身，想起要去报警，但很快就改变了主意，他们一定会以为我是凶手，一定会这样！我得马上离开，离开这座城市。

他的手机还在手里，我打开它，里面有彩信。那个画面上的女人不是我吗？不就是清晨我在公园散步的情景吗？那举止，那神情就是我啊！还有那座铁塔！可是，我分明穿的是红色裙子，画面上的女人怎么穿的是蓝色的？太多的疑问在我的脑子里膨

胀，好难受！我又试图想看第二条信息，但几次都打不开，我捂着头放弃了再看它的念头。突然间，大量红色和蓝色的不明物体从我的大脑两侧涌进来，剧烈地交织在一起，汹涌地几近爆裂。

我太累了，我想我得放松一下。于是，我来到了一家夜总会，要了瓶啤酒。我靠在椅子上，刚喝了一口，就被眼前的情景怔住了，莞雨笑着站在了我的面前。我开不了口，任凭她抱着我诉说相思之苦，半晌过后，我淡淡地说：“莞雨，你不是死了吗？”

很长一段时间过后，我才确信眼前的莞雨是多年的好友，她的存在让我激动万分，而兴奋过后，巨大的恐惧很快袭来。眼前的是莞雨，那么那个床上死去的女人是谁？他又到哪里去了？

莞雨告诉我她一直瞒着我一件事；她其实是个坐台小姐，是个妓女！我很奇怪自己没有过激的举止和言语，只淡淡地问她为什么会这样。莞雨显得很伤心，她说因为一个男人，那个男人抛弃了她，那个男人叫他。我顿时感觉心停止了跳动一般，也不会了呼吸，有一股巨大的气流在身体内部不断上升，聚集在我的咽喉，无法冲出，也无力爆发，堆积着、压抑着，我很难受！

莞雨在谈他，在说他送给她的钻石项链，我觉得眼前有一道锐利的蓝光迅速划过，我立刻掏出手机，打开了第二条信息。在那间熟悉的暗房里，有一个男人的影像；还有两个女人，一个躺着，一个飘着。

我在莞雨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就把她从床上一把拖起往外跑，我说：“莞雨，有人要杀我，不，要杀你！”是的，尽管我的内心极度痛苦，一个是我深爱的朋友，一个是我为之付出一切的情人，这么多年，我竟然不知道他们竟也是一对情人，好讽刺，太讽刺了！可是，毕竟莞雨是我一起长大的朋友，我必须救她。

一路上，我对莞雨说了这段时间的种种怪异，她似乎并不惊讶，倒有着让我害怕的平静。她只问我，他去了哪？我摇了摇头，这个男人我也找不到他，他在这个世界蒸发了！刹那间，我竟

记不得他的模样，他的周围很黑很黑，黑得让我已感觉不到他了！

我们进了一个窄窄的通道，通道里都是米袋，堆得高高的。我越走呼吸越急促，莞雨说她快要窒息了，我咬着牙背着她往前奔去。然而，可怕的事情出现了，没有出口！一面雪白雪白的墙挡在了我们的面前。我回头望去，好深好暗的一条隧道，这个感觉的重复出现使我惊颤。我放下莞雨，用手抹去了眼角的泪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看到那面墙上有一条缝，我伸出手指，沿着缝隙摸去，竟然勾画出了一个门框，它的轮廓与那扇暗房的门一模一样，笑容在我的脸上凝固住了。这时莞雨却站了起来，她示意我让开，我看到她举起了一个米袋，向墙壁狠狠砸了过去，立刻一束亮光冲了进来，刺得我的眼睛好疼，刺得我慌了神。莞雨接过我倒下的身体，在离开的一刻，我用力撑了撑眼，看到在旁边的两面墙壁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山水画。

我们很长时间才缓过劲来，走到了美丽的郊外。这里的人在进行篝火晚会，所有的女人都穿着艳丽的裙子，围着圈跳舞，我们好像一下子就被感染了，加入了她们的行列。就在我开心大笑的时候，远远看见几个男人在朝我们走来，我感觉到了真正的危险。

我紧握着莞雨的手，她的脸上还带着笑容，我盯着她的脸惊愕地张大了嘴，却叫不出一声声音。那副笑容，那张脸，就是那张蓝色小床上死去的女人的脸。我惊恐地转过身，突然发现脖子上围了一条红色的丝巾，在火焰下，变幻着它的颜色。那几个男人离我越来越近，他们在看那些跳舞女人的脖子，我伸出手发了疯地撕扯着脖子上的红色，边扯边大喊着莞雨。然而，莞雨不见了，我转着圈地找她，在脚边，有一张碎了的山水画，我歇斯底里地大叫着，恐惧刺伤了我的神经。在那些男人快靠近我的时候，我终于撕碎了那条丝巾，然而我又惊呆了，我的脖子上竟戴着莞雨的钻石项链，那颗钻石发出耀眼的光，它发出了红色，绚丽的红色……

尚书诺微颤着手指敲打键盘，回想着记录着昨晚的这些梦。她早已一身虚汗，这些梦很清晰地在脑子里，每一个细节都那么清楚和难以忘记。她照例把描述的梦用电子信件发给方伟，虽然她不相信他真的会解梦。但是，这个老同学是她多年倾诉心事的对象。

关掉电脑，把自己扔进了大大的沙发里，她在思考着，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的第一晚会做这样一个梦？她想该不该告诉曾莞雨，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不说。

曾莞雨光着脚丫走出卧室的时候，她已经在沙发里睡着了。曾莞雨抬头看了看表，才七点多，她都不知道她们何时睡觉的，好像说着说着就这么睡着了。她边想边在尚书诺的身边坐了下来。

尚书诺睁开了眼睛。当曾莞雨的一抹笑容展现在她面前时，她不禁往后缩了缩身子。这个细微的动作没有逃过曾莞雨的眼睛，她们都有着敏感的心思，她的眼神已经透露出她的不安，但她还是没有多问，她想，她或许真的是太累了。

“莞雨，你不会不吃早饭吧！厨房什么都没有！”

“啊？！”曾莞雨拎着牙刷满嘴泡沫地走出来，含糊不清地说：“早饭啊，我从来不烧啊，呵呵，好像也没吃过几次，平时都起得晚，就省一顿呗！”

尚书诺见她嘴里沫星四射，笑着摇了摇头：“你还是洗好了再出来吧，不过莞雨，你这毛病不好啊，以后我得帮你改”

“知道了，别搞得像老妈一样！”

此话一出，不仅曾莞雨，连尚书诺也怔住了，她们彼此互望片刻，又很快转移了视线，继续着先前的动作。

尚书诺知道此时沉默是最好的选择，毕竟这个话题太敏感

了。而另一边的曾莞雨，刚才雀跃的神情也罩了一层淡淡的哀愁，她后悔自己刚才的这句话。

曾莞雨一边握着方向盘一边看向一侧的尚书诺，“书诺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是不是真为了我选择这座城市？”

“我就你这么个朋友，当然想和你近一点，再说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！”尚书诺静静地说着。

“哎！你知道吗？得到你要来的消息我高兴得快死过去了，想到我们又能像以前一样生活我就兴奋，我想我是不是爱上你了，哈……”

“你得了吧！”

“书诺，为什么决定再返校做学生？”

“我就想充充电，感觉太空了！”尚书诺把背靠向座椅：“你知道他的，我想等我多学点东西能够帮上他，至少和他还能联系在一起！”

“我真的替那男人可惜，哪有女人会像你这样为他这么付出？他还不好好保护你，还让你……”

“你还是专心开车吧，坐你的车我还真不放心！”曾莞雨轻笑着说。现在，她不去想什么，虽然她也知道无法控制自己思绪的倒退，但起码她克制了。转过头看着莞雨，这个女人，还是老样子，执著、偏激，简单无畏得可怕，对人性有着不可救药的信心。

车子缓缓驶进了校园，曾莞雨和尚书诺一样，望着周围穿梭的年轻身影和校园里特有的建筑设施，心里不免有些许的激动和感伤。这里是青春作证的地方，如今，她们已经离开它三年了，离开这个纯真渐灭和私欲疯长的世界，进入另一个更加成熟更富节奏却也更现实残酷的世界三年了。这三年，除了年龄的增长，留下了什么？又得到了些什么？在大学里，她们吸引了太多的目光，得到了太多的掌声和鲜花，小女人都曾自恋地享受过被追捧

的感觉，不管表面如何冷漠拒绝，多年后，她们不得不承认当初是喜欢这种感觉的，有着那种虚荣的心理的，可又从什么时候开始真的变成了一个冷漠、忽视别人存在的人的？是因为爱一个人太深而甘愿放弃一个世界的原因吗？就算是吧！可又为何轻爱，排斥爱，不愿再提“爱”字？

是因为爱得失望，爱得害怕了吗？两个女人的脑袋里同时纠缠着这些问了无数遍的问题。

“书诺，你在想什么？”曾莞雨一本正经地转过头。

“很多，很多！”

“书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突然有点酸楚。”曾莞雨从来都没想在这个好朋友面前掩饰自己的一丝心绪变化。这个好朋友有独特的含蓄和让人始料不及的细腻，她做不到，所以她只有说出来。尚书诺在她心里重于所有人的原因，在于她的倾听，她能感受她的心情，尽管回应有时会是默默无语的。但今天又似乎有些与往日不同。

“书诺，你不开心是吗？”

“莞雨，我没有不开心，真的，只是很多东西自然地变了，我自己也要去适应。”

“书诺，你不是自己折磨自己吗？你应该像我一样。”

“逃避！”

曾莞雨被尚书诺盯着转回了头，她本想说要像自己一样多出去玩玩，多结识些朋友，那样生活自然就不会乏味到只剩一条思维在一个轨道运行。她觉得自己这种分心的方式不是很差，虽然她也明白心里的冲突，但尚书诺的这两个字太直接了，直接得让她连转换思维的时间都没有，大脑左右一刻就这么硬硬撞击在了一起，故障了！

“莞雨，我们不要这样！”尚书诺摇了摇头，她也不想就这么把话题带向沉重，“莞雨，我想第一学期课不会太多，你待会儿